

# 追憶生命之美好

## ——論林文月的散文寫作

林韻文\*

### 摘 要

林文月的散文淡而有味，從自我對世情的慧心體察而發，用細緻閒適的筆調描述生活的滋味，自成「似質而自有膏腴，似樸而自有華采」之風格。本文擬以時間為線，探討林文月伴隨人生轉折呈現的散文寫作歷程，首節擬從林文月散文創作的觀念與形式美學做探討。次論由其寫作題材所再現的生命歷程及生活體驗，以地理空間的轉換為線，串連起上海江灣路的童稚歲月到台大校園裡的學院回憶。又論其包容中國／日本的多重文化認同，對寫作視野的擴展與陶塑。末節探討其作品所呈現對人生的觀照態度，散文寫生活裡的世相百態，卻不等同於現實本相，在敘事的言說中寄託作家對世界的觀照思索。

關鍵字：林文月、散文、文化認同、讀中文系的人

---

\* 作者為嶺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 一、前言

我心遠處的地平之極

小小的生活的過去啊……

它與現在的心仍牢牢連接著

盡可以將這麼麻煩的過去捨棄掉

卻趕不走的藏著

陳舊了的Sentimental。——泉浩郎〈陳舊了的Sentimental〉

摘自林文月〈一本書〉所翻譯日本現代詩集

林文月的寫作試圖以文字力抗時光的無常，對生命美好的追憶是不變的主旋律，她習用白描的舒緩筆調，如寫生素描般勾勒出往事的輪廓，一個偶然交集的人生、一個智慧光芒的展現、或者情深的表露，認為自己寫作的風格近於美國作家Call Carr於傳記 *My Life at Fort Ross* 中「以娓娓的語調記述年少時光，那種平凡而瑣碎、似真又如幻、甜蜜而感傷的往事。」（〈自序〉，《人物傳記》，頁6），將平凡瑣事寫出興味。寫日常閒事而有聲色滋味，考驗作者的功力與內力，林文月觀物敘事善於保持適當的美學距離，不涉入過多喜悲情緒，對人物、風景、書籍、佳餚……等物體刻畫力求曲盡其貌，由工筆使形貌如在眼前而發顯悠悠情思，帶出超越事物表相的情致，「悠悠從容的帶領我們走入客觀事物及其生命本身，進而對現實世界有一份領悟和發現」。<sup>1</sup>以其出身學界的人文涵養，家庭優厚養成的生活品味，加上個人的秀慧溫婉性格，成就其獨具的純散文寫作。

林文月女士出身世家，外祖父是連雅堂先生，其家族故事見證國族歷史。她出生於1933年，13歲時日本戰敗，民族身份由一個出生上海的台籍日人轉換成在中國土地的台灣人，親身體驗到認同轉換、斷裂的徬徨掙扎，這段跨語、跨文化的歷程見於其追憶童年的文章裡，在其生命中認同轉折經驗並沒有成為一道仇恨的傷口，在超越斷裂的傷痕後，多重的認同經驗給她文化滋養的厚

1 陳昌明，〈淡中藏美麗——讀林文月《午後書房》〉，《文訊雜誌》23期，1986.04，頁181。

壤，讓她有了更富厚的文化視野，視上海為童年故鄉，京都為心靈的故鄉，台北為生活的根。殖民地子民跨語言和身份認同轉換的經驗，讓她更不畏向其他陌生的異文化探索取經，行旅札記的觸角從日本到美國，又延伸到歐洲的義、法、捷克，她以流暢的外語與海外的漢學者交遊問學，並在文字轉譯的過程追索字與字裂縫中遺落與新生，敏銳的碰觸到文字意符與意指間的歧出，使其文字愈見回歸自然本色的清簡滋味。

本文取材含括林文月歷年來作品由《京都一年》到《寫我的書》，範圍寬泛，蓋多採印象式的批評，唯企求能梳理作者創作的精神與歷程。首節擬從林文月散文創作的觀念與形式美學做探討，論其創作理念與作品質地的互見。次論由其寫作題材所再現的生命歷程及生活體驗，以地理空間的轉換為線，串連起上海江灣路的童稚歲月到台大校園裡的學院回憶。又論其包容中國／日本的多重文化認同，對寫作視野的擴展與陶塑。末節探討其作品所呈現對人生的觀照態度，散文寫生活裡的世相百態，卻不等同於現實本相，在敘事的言說中寄託作家對世界的觀照思索，與其學識智慧所站的位置高度。

## 二、自然成文——作品與創作觀念

陳義芝在《林文月精選集》推薦序中說道：「古人云『非文之難，有其胸次為難』，林文月的散文冰清慧美如其人，原因就在她胸中溪壑有深致」<sup>2</sup>，散文寫作為映照真實，虛構成分少，作者的性格品質決定文章的骨氣。梁實秋論散文曾謂：「文調的美純粹是作者性格的流露」，何寄澎論林文月曰：「寫作如其為人之精緻」，<sup>3</sup>其創作的雋永性來自先天的冰清氣質與悲憫的處世情懷，再加上後天的努力不輟的書齋生活陶鍊，內蘊的人文氣息，行之於文遂成「似質而自有膏腴，似樸而自有華采」之風格。<sup>4</sup>

散文傳遞真實心境，創作者的閱歷與視野，心靈的真善美純度決定文章的高度，觀察林文月跨越三十幾年的作品，不論題材的開拓，書寫形式的錘鍊愈到近期愈見圓熟。《京都一年》（1970年）是林文月的第一本作品集，當時出國風氣未開，作者在學術研究之餘把親炙的京都生活體驗詳盡報導，如做學術

2 林文月，《林文月精選集》（台北：九歌，2002.07），頁11。

3 何寄澎，〈林文月散文的特色與文學史意義〉，《林文月精選集》，頁22。

4 同上註。

論文般的鉅細靡遺、翔實考證。《讀中文系的人》（1978年）收錄內容包含：文學創作、文學賞析及翻譯介紹。散文作品寫生活周遭的見聞，各類題材都成為日後個別散文集題材的原型，〈偷得浮生二日行〉記遊竹山鄉下所見溫馨的人情，〈重遊神保町〉記重遊東京神田區見聞，開啟旅行書寫一脈；〈說童年〉、〈馬兵營之行〉追述過去兼寫家族故事，此一懷舊題材常是作品的主旋律；〈過年·蘿蔔糕·童年〉寫炊食烹飪的細節與心情，是日後集結《飲膳札記》的雛形；〈讀中文系的人〉是親師風範的主題的發端；〈一本書〉述閱讀的樂趣，預告日後寫書齋感思之雅致。此文集對照晚近作品，文字刻繪尚見斧鑿之跡，情感節制未臻自如。亦偶見知識份子站立於高處體察世情「有隔」的姿態，如在〈馬兵營之行〉文末作者舊地重遊外祖父連雅堂的故居處——馬兵營，探問檳榔攤的老太婆，染上紅汁的嘴角喃喃不知此處原為古蹟，頓使作者走入歷史現場的感動受挫。

林文月至《遙遠》（1981年），書中後記自道：「近年則自覺豪情與好奇不如從前，寧取平實而不慕華麗，又覺許多枝枝節節去之可矣，……這或即是步入中年的一種心態吧。」此作品集是文風「由絢爛轉為平易」的開始，<sup>5</sup> 筆墨間的中年心情不只流露在遣詞造字，追憶懷舊的感嘆更讓人讀出時光的刻痕。〈給母親梳頭髮〉、〈姨父送的蝴蝶蘭〉、〈那間社長室〉寫出時光幻化中生命的無常感；〈記憶中的一片書店〉、〈過北斗〉寫上海、北斗兩個故鄉；又收錄〈在喀赤蚩機場〉、〈翡冷翠在下雨〉、〈義奧邊界一瞥〉的旅遊見聞札記，呈現女性細膩心思對異地風土的獨到觀察。《午後書房》（1986年）塑立平淡歸返真樸的風格，此集作品〈望春〉、〈關於秋天〉、〈夏天的會話〉、〈三月曝書〉以季節流轉的寫時間迢遞的生命匆促感，從時間意識延伸對人事變遷的無常感；〈白髮與臍帶〉、〈悉覺無一人〉、〈上海故宅〉以今昔參差對照寫人生如夢。林文月《交談》（1988年）以台北都會空間為場景，細描刻繪個人於家庭與學術之間生活的切面，見諸於〈我的讀書生活〉、〈我的三種文筆〉、〈書情〉、〈臥病〉、〈歡愁歲月〉等篇章；或捕捉人情偶然交會的光影畫面，如：〈臉〉車陣裡與孩童對望的臉龐，〈交談〉與友人久別在異鄉重逢，由生澀到熱烈的交談。此作品題材以個人生活為軸心，是作者內心世界呈顯，與身兼教職、母職的生活寫真。林文月《作品》（1993年）

5 琦君，〈心靈的契合：讀林文月的散文集《遙遠》〉，收錄於《遙遠》序文（台北：洪範，1981），頁5。

〈溫州街到溫州街〉、〈臺先生的肖像〉、〈臺先生寫字〉以文字刻繪在身邊日漸凋零的一代學者風範，形象鮮然躍於紙上，在筆墨間見深情。作者對散文形式的經營至此也臻於成熟之境，讓情感與形式維持完美的平衡。

至《擬古》（1993年）林文月開始主題式的寫作，作者向中外文學經典取經，脫胎換骨仿寫其形式，此一構想來自六朝陸機擬古詩十九首，在限制之下寄託自身情志的擬作，作者希望透過臨帖般的寫作過程可以為自己的創作帶來新活水。《飲膳札記》（1999年）寫烹調料理的技進於道，佳餚的色香味食藝，與親友歡宴的美味回憶，開飲食文學的另一高峰。在《人物速寫》（2004年）的系列中，作者統一隱沒傳主名姓，而以英文字母代號命名來寫真實人物的列傳，以C·、A·、L·、G·……等為篇名，造成一種抽離的距離感，免去讀者對號入座的窺探式閱讀，以層層剝落、逼近核心真相的描摹筆法來再現實體對象，亦是作者走過幾番風雨對人間世態的體悟，人物速寫成為以一擬多，人生歡愁的隱喻。

林文月《回首》（2004年），以回望過往為主題，〈回家〉、〈在台大的日子〉、〈京都，我心靈的故鄉〉、〈回首迢遞〉、〈龍坡室憶往〉部分為舊題材的重作，於不同的時空距離再一次回望過去，亦可探見作者生命中幾個不斷縈迴的主題。新作《寫我的書》（2006年）記錄面對一本書無端的心情轉折，並勾引出與書連結的身影，名為寫書實為懷人。綜觀其跨越三十餘年的寫作歷程，以真摯、純善的心靈為美，「為情而造文」以文字細描封存曾相逢的美好時光，文字漸趨向平淡自然，非講究錘鍊字句的美文形式，結構見設計巧思而不露痕跡，實踐她從個人寫作經驗所提出的散文創作理念：「散文的經營，是需費神勞心的，作者萬不可忽視這一番努力的過程，但文章無論華麗或樸質，最高境界還是要經營之復返歸於自然，若是處處顯露雕琢之痕跡，便不值得稱頌。」（〈散文觀〉，《午後書房》代序，頁7-8），以反璞歸真的美學為尚，淡中有味之文，要有豐實的內涵存在。

林文月的寫作觀追求流自胸臆的真情，看重文章的內容更重於形式，自道：「寫散文和其他文類一樣，首先要有好的內容。如果沒有好的內容為骨髓，一切外在的經營安排都無意義了。什麼是好的內容呢？在我看來，無非在於真摯二字。」（〈散文的經營〉，《午後書房》，頁7-8），散文表現作家的真實自我，寫作者把讀者當作一個傾聽者，如實的把生活中的感動紀錄分享。

又言：「散文的題材內容，其實泰半來自日日生活的耳聞目睹諸現象，所以細心的觀察與關懷是寫作的人不可或缺的基本態度」（〈散文的經營〉，《午後書房》，頁1-2），再現真實生活的散文不等於現實的複製，伏爾泰：「表現能比任何反省能知覺到更多內在生命，因為它起於意識從未照亮的深度。」表現生活經驗從個人日常切面提煉眾人生命共相的體悟，一花一葉寓宇宙真理，把平凡事物寫出滋味，端賴作者慧眼洞見與敘述功力，何寄澎談述其散文曰：「林氏散文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對生命的關照，以及對事物的同情與關懷。」<sup>6</sup>此一關照生命與悲憫的襟懷是作者觀察世界的視角，其筆下遂能展現在時間縱度裡淬煉的智慧溫度。

林文月寫人事物多採表現性手法，寫物如畫素描，景象宛若重現，情韻栩栩然如生，「除了外型之刻畫，復得藉由語言談吐以彰顯那個人的個性特色、內蘊氣質，乃至於當下所無法把握的生命軌跡。」<sup>7</sup>作者認為文字表現的精神深刻性更勝於圖像線條的掌握，以細節、動作、話語表現人物形象風姿，少見主觀性的情感獨白，使作品在冷筆中留下回味的情蘊。其筆下素寫的人物從至親祖父連雅堂、舅舅連震東、父母親、以及兒女；文學師友台大中文系臺靜農教授、鄭騫教授、朱立民教授等師長，以及林海音、董橋等文學界友人，還有生命中偶然邂逅的眾生相：到異地認識的友朋、家中幫傭的阿婆、照顧先生的看護、租屋房東、金工藝品店的店員等等，不管是寫至親或者旅途的陌生人，作者自覺的保持藝術不遠不近的距離，淡然的詳寫其所見所知，非過度介入窺探式的觀察，以細膩的女性心思站在和觀察對象平行的面上，一筆筆把握核心形象以勾勒本色神韻，在寫物栩栩然靈現之際作者投注之情也宛然在眼前。看似「無我」的洞察角度，實是「婉轉附物，迢悵切情」，<sup>8</sup>客觀事物往往是觀察者心境的折射：

好比在一片大鏡前，你去看一個人。你所看到的是這個人物實體，以及鏡中的這個人物；而鏡子映現這個鏡面所能包容的人物周遭另一些人，甚至於在一旁觀察人物的你自己；更由於方向角度的些微調整，人物與觀察人物的你自己的主客位置，則又隨時可以轉換變化，於是你看到你

6 何寄澎，〈真幻之際·物我之間——林文月散文中的生命觀照及胞與情懷〉，《國文天地》3卷1期，1987.06.07，頁68。

7 陳宛茜，〈林文月「人物速寫」看見自己〉，《聯合報》，2004.04.17。

8 劉勰，〈明詩〉，《文心雕龍》（台北：三民書局，1994），頁87。

所要觀察的人物對象，彷彿也看到那人所觀察的觀察者你自己。（〈致MN代跋〉，《人物札記》，頁164）

人物姿態被再現的形貌表現的不只是客觀真實，還是在背後的觀察者其心影的投射，因人的主觀情感投射賦予物體形象的精神血肉，轉個移動視角被攝入鏡像中的觀察者才是真正的主角。拼湊林文月筆下的世相百態，我們拾得的反而是她自己歲月時光的全貌。

### 三、從江灣路到溫州街——國族認同的斷裂與延續

散文寫作來自真實生活的所見所思，閱讀作家在時間軌跡下的自傳性書寫，能見證其生命歷程的周折與滄桑。林文月成長於二次大戰前後時期，在其筆下也呈現認同轉換一代的徬徨，探問我是誰？又歸屬於何處？其生命旅程的地理空間由童稚時期的上海江灣路、至求學問道的台大校園與溫州街宿舍。作品中上海江灣路的歲月是追述：「由於我生在一個變動的時間裡，而我的家又處在幾個比較特殊的空間裡；時空的不湊巧的交疊，在我幼小的心田裏投下了那一層淺灰色的暗影」，〈回首〉這投影心上的灰色暗影是作者因面臨歷史、文化、語言的變遷，所面臨到認同斷裂的傷痕，因戰爭而急遽轉換的國族身份符號，無法被熟悉一套文化認同模式的個人快速切換過來，在認同的斷裂與重組間個人所面對的衝擊，在其追溯個人與家族回憶的作品中可以找到印記。

林文月出生於上海虹口日租界，父親是彰化縣北斗人，任職於三井物產株式會社的上海支店，幼時住在江灣路就讀租界內的日本小學，在其散文創作〈說童年〉、〈迷園〉紀錄以童稚眼光探索的上海歲月。作者以台籍日人的身份作為觀察角度，透過個人生活片段的描摹，巧妙的捕捉在中日戰爭時期位於租界地的微妙民族氣氛，抒發生活在日租界地台籍日人尷尬的身份位置：

全校只有我和妹妹兩個台灣學生。老師和同學總是以奇特的眼光看待我們。我們因為從小與日本孩童一起長大，語言習慣都頗為日本化；父母則因為我們還幼小，也就沒有灌輸我們台灣如何割讓給日本的歷史，所以我們根本無由了解何以自己與別的同學有差異。（〈說童年〉，《讀中文系的人》，頁27）

文中以童稚不解族群差異的眼光，對比成人世界高舉民族主義大旗所帶來族群的仇恨，此視角的選擇不僅符合作者居留上海的年紀，也巧妙地隱喻對民族主義後天型塑人為疆界的批判。<sup>9</sup>在童稚的眼光中人人皆平等，認同在生活空間裡被型塑的日本身份，不解殖民者與被殖民者身份地位尊卑的差異。〈記憶中的一月書店〉追憶寬容的書店主人，因不曾對每日放學到書店閱讀童話書的女孩斥責，而隱約種下一顆喜歡讀書的種子，這段日本書店主人超越族群藩籬溫馨的情誼，成為作者模糊往事裡恆常珍貴閃亮的一頁。

身處在時代洪濤中的個人，即使是不解世事的孩童，透過成人生活行為建構的認知，也察覺到因國族身份不同所引起的差別待遇，作者從小處著眼寫生活中的歧視待遇：母親參加母姊會時在髮上挽一個髻，引來奇特目光的注視，因在日人學校中和服才是身份象徵的禮儀。又在戰時為躲盟軍飛機在防空洞中遇一日本兵，為解悶逐一問學童的籍貫，當林文月吞吞吐吐說是台灣人時，二等兵突然變得冷漠的表情，在其心靈留下忘不了的屈辱和憤怒，這些日常的差別待遇在童稚的心靈留下暗影，被迫去明白成人世界所建構國族身份的尊／卑烙印。及至日本戰敗，在廣場上聽天皇以廣播宣布無條件投降時，作者被廣場悲傷的氣氛所渲染，矇懂地跟著大家一起悲傷的哭泣，「從大人口中得悉：我們不再是日本人，我們現在是中國人了；我們沒有打敗戰，我們是勝利了。」（〈說童年〉，《讀中文系的人》，頁27），才明白自己是勝利的一方，無須哀傷。「這種極端相反的感受，自然是不太容易立刻適應的，但在我當時幼小的心中，最悲傷的卻是慶勝的同時，驟然變成孤立無友的狀態；昨日嬉戲的友伴今日盡成敵人！」（〈再會〉，頁24），作者追憶個人的童年時光，又映照時代的光影，位處疆界邊緣位置者的上海租界台灣人，國族認同的多變性與替換性在其身上體現。

戰爭結束，林文月一家人也於民國35年10月遷返台灣，當船停靠基隆港，

---

9 國族認同 (national identity) 的論述整理，參考蘇子喬：「當代關於國族認同 (national identity) 的研究者大抵都會認為，國族並非是天生自然、本質存在的，它具有人為建構的性質。」「幾位研究國族和國族主義的重要學者，包括Glifford Geertz (著重『發明』idvented)、Ernest Gellner (「民族主義者製造出國家，而國家製造出民族」)、Benedict Anderson (強調『想像』imagined)、E.J.Hobsvawn (「並不是國族創造了國家和國族主義，而是國家和國族主義創造了國族」)、Anthony D.Smith (『再建構』reconstructed) 等人，儘管各自使用不同的概念來詮釋國族與國族主義，但都同意國族與國族主義的人為建構性。」蘇子喬，〈「中國人」還是「台灣人」？——悲情城市與香蕉天堂中的國族認同〉，政治大學「文學、藝術與台灣政治」學術研討會論文，2002.05.18。

兩地天候風情的差異，令初抵陌生故鄉的孩童張大新鮮興奮的眼：「離開上海時，天寒地凍，咖啡色的揚子江上，飄盪著一層冰涼的薄霧。母親身上穿著虎皮衣禦寒，我們大家也穿好幾件厚毛衣。可是，船停靠基隆港時，卻見一幅熱天景象。有些光著腳的男孩子背著木箱，在叫賣「枝仔冰」。（〈說童年〉，《讀中文系的人》，頁32），台灣沿途抬頭可見的青翠山巒，三線道上成排的大王椰，感覺充滿異國情調。除了異國風味的景象，語言、文化的差異又再一次衝擊剛面臨認同身份轉變的林文月。她轉入老松國小六年級，既聽不懂台灣話，對於濃重台灣腔的日本語也似懂非懂，陌生的環境加上語言的隔閡，使怕生的她視上學為畏途。在班上同學稱外省人為「阿山仔——」，她則被稱為「半山仔」，戲謔的稱呼恰體現其處在特殊身份的處境，其出生「上海」的特殊位置，又有別於其它剛告別日本殖民的本地同學。在幼小的心裡常有了這樣的疑惑：「我當真不再與別人都無差別了嗎？事實卻未見得如此。」（〈說童年〉，《讀中文系的人》，頁32），對於國族認同轉變的呈現了不適應的隔閡，認同斷裂的傷痕必須在遺忘裡彌合，而記憶不斷提醒曾經的徬徨。林文月以童稚的眼光紀錄戰亂歲月，用日常生活的悲喜哀樂寫歷史，再現歷史的方式是細瑣、邊緣、疏離的，對於政權轉換時期歷史風暴的核心是無視隱沒的。

主體賦予了空間情感的意義，在時間之流中空間的意義不斷地被層層疊疊的記憶，消去重寫，深深淺淺的印痕賦予空間與個人的情感溫度。隨著台北生活時間的延展，作者找到安居的認同感，漸次撫平認同斷裂的暗影：「我慶幸自己畢竟有一個完全屬於自己的環境，以及不必再感到徬徨的現在。」（〈說童年〉，《讀中文系的人》，頁34）。屹然存在的地景，見證如浪濤來去的人事，賭物思情每每勾引起曾經的記憶，作者用文字刻畫下曾經駐足停留的角落，喚起了地方與人的情感，呈現主客合一的空間「感覺結構」。其〈台北車站最後一瞥〉紀錄搭乘舊站出發的末班車，目光專注凝視著眼前將消失的建物，想起初中的畢業旅行在車站集合的記憶，「像我當年的學童，在這半世紀以來，不知到底有多少人經驗過多少類似的心情？當然，尚其他的悲歡離合，也在這月台上一次又一次留下痕跡，旋又消褪無蹤。」（《交談》，頁156），在末班列車啟動後，投向這見證人間歡愁的車站最後一瞥，疊合著過去與現在，充滿個人情感回憶的公共空間。〈不見瑠公圳〉一文遙想被遺忘掩蓋在車輛奔馳壅塞的新生南路下，悠悠流著的瑠公圳，望著路旁嘻笑穿梭的台大

學生，想起自己在春季騎著腳踏車穿過瑠公圳去註冊的畫面：「在這條溝渠裡有流水涓涓，溝渠兩側的草坡，春天杜鵑花嫣嬋，夏季綠柳垂蔭的優雅的道路上。許多許多年以前，曾經是一片荒蕪，草木雜生……」（《作品》，頁181）憶起了舊時光的台大校園生活，還有當年瑠公開鑿灌溉渠道的熱情與傻勁。台北都市空間成為作者筆下層層疊疊回憶的居所，今昔對照的互文豐富了城市空間意義，見證城市在發展中的變遷。

在充滿情感的台北空間，是作者身心安放的所在，使飄移不定的認同不再徬徨。史都華·霍爾（Stuart Hall）提出文化認同具有雙重屬性，：「文化認同不是固定的本質，並不是自外於歷史與文化而恆常不變的。它不是我們身外之物的某種普遍及超越之精神，不可能免於歷史的烙印。它不是一種固定的發源點，可以供人作最終而全面性的回歸。」<sup>10</sup>，此非固定的多重性使文化認同隨著不同的敘事記憶，而不斷地被改寫，並沒有一個永恆不變家園等著離家者歸返，家鄉與離鄉者記憶都在歷史、環境與文化變遷中流動，有斷裂與延續。

〈回家〉一文，林文月寫睽違半世紀之後，重履上海江灣路的故居，既期待將揭開記憶的扉頁，又惶恐於家是否依然無恙？「家，還安然嗎？少小離開的時候，對於出生的地方和童年記憶之所繫處所，已然有頗深刻的印象；但是這許多光陰流逝過去，一切變得那麼遙遠朦朧迷離不可把握了。」（《回首》，頁73-74）按著記憶裡故居的圖像去尋訪，舊宅仍屹立於原址，在時間的淘洗下陳舊了，當時一家人生活時紅黃對比，醒目的花園洋房，桃柳成蔭的後院，「若非這一片門牌，委實不能相信眼前這個削去花園，除卻小徑，剷平石階，徒遺的屋殼，是我們的老家。」作者在返家的路途遺落的不只是記憶裡的舊宅樣貌，在破損陌生的家門前，也一併告別了記憶裡的童年之地，「讓車窗外似相識又陌生的景象在眼前不斷浮現又不停退卻，我在心中自問：這樣子，算不算回家了呢？」，在時間、文化的沖刷下，記憶裡的故鄉已不可尋。

#### 四、古典的心靈故鄉：多元文化的融合

林文月對美有天生的敏銳感受，少時選擇志向曾在繪畫與文學間徘徊難以割愛，填志願時因不願隨流俗讀外文系，選擇走入中文系的世界，在古典文

10 轉摘自李有成，〈漂泊離散的美學：論《密西西比的馬薩拉》〉，《中外文學》21卷7期，1992.12。

學的世界安放身心：「因為我越多接觸我們的古典文學，便越發現其中所蘊藏的豐富知識和理趣，我的生活因而更形充實，使我感覺生為中國人的幸運和驕傲。」（《讀中文系的人》，頁37）由這些文學涵養中，她進一步地將其內化到自己生命，吐露為典雅豐瞻的文字篇章，溫婉如玉的美學風格。其在學術上以魏晉文學為志業，閱讀古籍她摒棄陷溺在求索字句的推敲，首重經典保存的典範和智慧：「可曾想過：古人所遺留下來那些優美的文字，其實正是他們賞愛自然，體悟人生的痕跡呢？」（〈夏天的會話〉，《午後書房》，頁56-57）。作者以讀中文系的身份賦予讀中文人「傳遞我們的傳統文化」的使命，其筆下以台大文學院師長為中心的人物風采，就是中國傳統士人風骨與氣節的具現，環繞的生活態度是文人雅緻的風姿的展現，師長的身教滋養了她待人處事的態度，也塑成其作品中濃郁的人文內涵。其寫臺靜農師率真自得的性格，興致一來就揮毫寫字送人，遠近慕名而來的求書者不絕於途，而臺師分文不取，「其後，他聽取學生的勸說勉強接受潤筆，猶有靦腆之色，又另書一幅以為餽贈。」（〈龍坡丈室憶往〉，《回首》，頁124）從行事見其知識份子的耿介的人格風範，其描述的昔人身影雖已遙遠，但一幕幕生活素描使士人風範永留存。

此一中國古典文學世界不但是林文月教學、創作的信仰，此一精神層次的古典文化情懷，亦安放遭逢時代變局，經歷民族認同的轉換尋求安放的心靈，確立自我歸屬於何處？文化認同是國族認同的基礎，缺乏文化認同內涵的國族認同是不牢固的，凝聚力亦不夠完整，作者以中國古典文學中溫柔敦厚的情懷，儒家對士人道德價值的信仰，來確認自我歸屬的位置。文化屬性在民族／國族層面，除了移民者外，選擇是受到限制的，像國家主權改替時的被迫認同。而文化屬性的精神面則是可以由心靈自主決定，此部分屬性的流動和多元性更為自由具包容性，可慰藉在國族認同裡受到暴力對待者。生逢戰爭時期的林文月曾感受國族排他的暴力無理性，認同轉換的經驗也曾在身上留上暗影，日後她從文化、心靈的多元認同歸屬，來弭平斷裂的傷痕，她一直把京都視為心靈的故鄉，以跨語的雙語優勢，譯介平安時期文學經典，以文學化解民族仇恨。

林文月曾在1969年到1970年間由國科會遴選赴日本研究比較文學，<sup>11</sup>

11 林文月旅居京都從事的研究主題是「唐代文化對日本平安文壇的影響」，始注意到《源氏物語》與中國文化的密切關係而開始閱讀。林文月，〈我怎麼開始翻譯《源氏物

居住於京都的左京區，除因此地為漢學研究重鎮外，也因其為文化古都：「京都為日本故都，有千年的文物、名勝古蹟、其四季行事之優雅，也是吸引我的因素。」〈京都，我心靈的故鄉〉（《回首》，頁49）。受林海音鼓勵亦為了排解一人在異鄉的寂寞，開始寫作眼中所見、心中所感的京都樣貌，包含祇園祭、茶會、賞櫻、庭園、古書舖、懷石料理……等風景、文物、民俗的介紹，此階段文風雕縷翔實，極力重現氣味氛圍，以求能讓未能親履的讀者有鮮活的感受。作者此次旅居京都除進行比較文學研究外，並實際親履故事背景京都的景致文物、四季變化、節令景物，並為日後譯作一系列平安時代文學《源氏物語》、<sup>12</sup>《枕草子》、《伊勢物語》、《和泉式部日記》等埋下種子，「這一切的變化，冥冥中，實與遊學京都的那一年關聯著。然則，京都，也許可以說是我心靈的故鄉吧。」（〈京都，我心靈的故鄉〉，《回首》，頁52）或許幼年在租界地與日人曾有的真摯情誼，生活上浸染的文化氣息，都是日後這株跨文化轉譯花朵綻放的種子。她更有感戰爭對人性的破壞，帶來民族隔離的仇恨，也力圖以自己的微薄力量用文化的瞭解促進民族的互信。

她翻譯平安時期經典不只是力求字句上的精確轉譯，更希望傳達敘述間的文化的神髓，以及文辭之美：

因為我選擇作為翻譯的對象，都是重要的、有價值的文學作品，我不希望只是作個故事的代言人而已，總是希望透過譯文，讓讀者不懂原文的人也能欣賞到原著的豐饒的文學內涵，或者幫助他們瞭解較深的文化背景。（〈H〉，《人物速寫》，頁123）

《源氏物語》夾雜典故、和歌不易轉譯，尤其是和歌部分如何傳達文字間的韻味，考驗譯者的文學造詣，為了完善精確的譯註，林文月幾經琢磨以自創的七、七、八共二十二字的三行詩體，首尾兩行押韻，加上「兮」字，來把握和歌纏綿婉轉的意味。<sup>13</sup>

語》〉，《讀中文系的人》，頁176。

12 《源氏物語》為日本平安朝之文學巨著，作者歷來稱為紫式部，故事以平安時代京都為背景，寫光源氏一生，以其政治生活浮沈為經，錯綜複雜的女性關係為緯，表現絢麗多彩的貴族生活，並反應人生之無常。參見林文月，〈《源氏物語》簡介〉，《讀中文系的人》，頁181。

13 透過與豐子愷的譯本相比較，流露兩人不同的轉譯韻味。林文月譯本：「有所思兮遂不眠，寂寞冬夜何其短，夢也難成兮淚漣漣。」豐子愷譯本：「冬夜愁多眠不穩，夢迴人去渺難尋。」；林文月譯本：「難忘懷兮總依戀，魂為徘徊奈何津，倘尋冥界兮恐難見。」

林文月嫻熟於中、日、英三種語言得以從不同的文化脈絡，獲得思考的多元啟發，「我用翻譯來逼迫自己認真閱讀，同時由其轉譯的運思過程中，吸取別人的寫作技巧。」（〈後記〉，《午後書房》，頁202）由轉譯語言敏銳地感受到詞與詞細微的差異，發現詩句意旨在轉換過程什麼被彰顯了？什麼被隱藏了？進而瞭解背後蘊藏的文化價值。〈陽光下讀詩〉一文記述在陽光下展讀英國學者威利的英譯中國詩，透過譯文：「再去溯源一些熟悉的以及不甚熟悉的古詩。感覺有些複雜而奇妙。」（〈陽光下讀詩〉，《回首》，頁4），威利一生不曾到過中國，憑著對東方文化的熱愛，花時間譯介屈原、白居易等中國詩作；亦不曾到過日本，琢磨翻譯《源氏物語》，透過書籍用想像構築一個東方的心靈桃花源，「他的日本，遂永遠是紫式部筆下的日本，他的中國，也應該就是像這本譯詩集中的中國罷。」（〈陽光下讀詩〉，《回首》，頁5）透過經典去認識一個國度，永遠是精粹的文化世界，走入人類心靈的共通的悲喜，跨越國界的藩籬，開啟了不同的窗戶。誠如作者卷末所言：「『書，不言語嗎？』書，正以各種各樣的語言與我們交談著。」（〈陽光下讀詩〉，《回首》，頁7），在文化精神的世界跨越國界藩籬，人與人之間遂有了共同語言。

## 五、似水流年，追憶傷逝

林文月作品一貫的主題流露對時間敏銳的感受，在時光的淘洗下往事如夢，而所幸在無常變幻中唯「書是活的有生命的」，她藉由文字細膩翔實的銘刻力圖抵抗時間的侵蝕壞毀，讓曾經存在的美好時刻永恆閃耀。作者在〈回首迢遞〉文中嘆道：「歲月流逝何其匆遽？回首迢遞，然而似遙遠實可把握。於今燈下追記過往細瑣的點滴，感傷之中仍釀藏著濃郁的溫馨。」（《回首》，頁91）這一貫的主題與林文月開始執筆時已近中年心情有關，越到後期緬懷傷逝之情越是縈迴不去，其寫作《交談》一書：「成於五十歲以後，人生過了中年，哀樂皆有，身旁的人離逝多於存在，故積極的生命情調轉為感傷，甜美的感覺亦不復存在且有了蕭瑟之感」，<sup>14</sup>有情之人面對生離死別筆下流洩心中之慟，昔時的美好時光對照今日的逝者矣矣，沈澱出面對歲月的滄桑感。

豐子愷譯本：「渴慕亡人尋迹，迷離冥途影無蹤。」豐本較為平順白話，著重文意的真實傳達，林本則有美文的修飾，以騷體方式表達抒情之細緻纏綿。

14 何寄澎，〈林文月散文的特色與文學史意義〉，《林文月精選集》，頁18。

在作者筆下對於人生的變幻，有轉瞬如夢的無常感，在《遙遠》一書後記寫道：

在我校閱文章，書寫後記時，卻不由得驚悟時光匆匆人生幻化之理。給母親梳頭髮，才只是一年多以前的事情，如今母親的骨灰已深埋在冷冷的泥土底下。……稍縱即逝的是時間。「當時只道是尋常」，許多的人與事，情緒與思維，其實轉瞬便已遙遠！人生這般不可思議，如何叫人能不感嘆，而一時一刻的眼前現在，又怎能不珍惜愛護呢？（《遙遠》，頁187）

作者以今昔的時光交映於同一個空間點來展現物是人非遷逝的感傷，言辭間有蘇東坡：「壞壁無由見舊題，老僧已死成新塔」的變幻滄桑感，將封存於文字的母親形影對照現實的變幻，體悟當下的可貴。

對於時光迢遞的感受，作者多以不變的物景襯托光陰的流動，光陰的流逝具體展現於四季景物的變遷，樹猶如此人何以堪。〈樹〉一文作者寫在研究室窗外屹立庭中的老樹，初識時剛進研究所，後來執教鞭在研究室準備教材的空檔臨窗看樹，樹在枝桠漫伸的成長過程見證人事興替榮枯。文學院前的欖仁樹也是人生的見證，「當我學生時代那一排樹尚吝於提供行人遮陽，如今我再回來，它們竟變得如此茂盛，甚至帶些蒼老之態了。木猶如此，時間流逝何其快速，沒有聲息，唯於形影間隱約可辨。」〈在台大的日子〉（《回首》，頁53），依然屹立的樹木見證曾經青澀的摸索學習，穿插昔日師長的上課點滴與對自己的提攜點撥，在自己學有所成後也在研究室帶領起一張張年輕的臉，作者筆下的老樹年輪正是校園學術傳承一代接一代的見證，也正好隱喻百年樹人的學術殿堂。「我確知老樹總會屹立中庭，以它榮枯不同的眼神繼續守護我們」，樹木今昔的模樣映現時光的迢遞滄桑，在無常的變幻中有不變的精神被永恆流傳於校園。

昔日師友的身影在依然熟悉的校園裡已無處尋覓，臺靜農、鄭騫、朱立民先生已消失在長廊的盡頭。七〇年代作者與林海音、殷張蘭熙、齊邦媛筆會成員的圍繞文學熱切地談話餐聚，對照眼前宴席已散的生離死別，「歲月流逝何其匆遽？回首迢遞，然而似遙遠實可把握於今燈下追記過往細瑣的點滴，感傷之中仍蘊藏著濃郁的溫馨。經過生離死別，許多的不忍與難捨沈澱以後，我看見純淨的友誼晶瑩留存」（〈回首迢遞〉，《回首》，頁91），曾經的美好依

然在記憶裡發光，無常化為永恆了，生命有時而盡，但長者留存的典範常在。隨著其寫作時間的累積，曾經伴隨作者成長的親人多離逝，作品中不免以追憶傷逝為主調，寫父母親、舅舅、師長等在歲月中被消磨盡的肉體、生命，作者追憶的筆法客觀而抑制，以冷筆寫熱情，即使寫至親亦節制筆墨，不過於介入個人的感傷情緒，維持適當地美感距離，任人物的言語、風采、舉止演出滋味，把「有我」的散文做無我的敘事，淡筆素描交會時光中綻放風範。

面對傷逝、親友的老病不禁讓人思考什麼是生命的意義：「人為什麼要生呢？既然終究是會死去。」（〈C〉，《人物札記》，頁19），在〈一位醫生的死〉文中作者寫自己陪伴父親臨終的心情，病榻上的父親被踞除雙腿，陷入昏迷，「怎麼辦？而父親總是沈沈的睡，沒有春夏秋冬、沒有悲歡哀樂。我輕輕撫摸那一頭白髮，不免自問：當時我們為他所做的抉擇是對的嗎？現在父親若能睜開眼睛說話，他會對我們說什麼呢？」（〈父親〉，《作品》，頁109），肉體消蝕陷入昏迷的身軀還要不要苦苦的維繫一脈生息？要繼續和命運拔河，還是該放下從苦難解脫，在死亡的面前讓我們逼視生命核心的問題，怎樣的生命才值得活下去？生命終不免面臨老病活著到底是為了什麼？作者在個人的傷痛中也引領著讀者思考。

睹物思人，舊事物構築起一條連接到過去的橋樑，追憶似水年華的流逝，舊物隱喻抽象的情感，召喚出一個過去的心靈居所。作者在〈白髮與臍帶〉中由母親的兩樣遺物，悼念母親不在的形軀，與血脈的延續：「這一段萎縮成寸許長的細帶，竟是生命的隧道，雖然經歷了這麼多年，甚至另一端已經熄滅了，它仍完整地敘說著薪火傳遞的故事」（《午後書房》，頁90），生命終有盡頭但其意義在留下新的生命延續。〈給母親梳頭髮〉記述幫生病的母親梳頭沐浴，由青絲變花白的髮，纏繞的母親為子女奉獻的時光。時間的流逝不盡都是悲傷的衰亡，也帶來兒女新生成長的喜悅，〈歡愁歲月〉一文記述作者看著兒女由依賴到獨立的成長過程，雖不免有憂心的教養煩惱，看著兒女找到屬於自己的道路，欣喜的成就感油然而生。

飲膳亦是一種回憶的味道，飲食不只是口腹的滿足，宴饗時精心調製的料理展現主人的用心與待客的誠意，當歲月迢遞彼時歡宴賓客有些已不再，只能藉由食物的氣味記憶起昔時親友聚會的盛景，勾引起耳酣酒熱之際的言談印記。林文月女士《飲膳札記》的寫作即是重覽昔日準備宴席的各色紙片，本為

選購材料方便及避免日後再邀時菜餚重複，隨筆記下的菜色及賓客名單，於時光流轉後重覽舊卡片如一楨楨躍然而現的故事寫真：

於一道道菜餚之間，令我憶起往日上灶前的割烹經驗，而那些隨意寫下的名字，許多年以後再看，竟也有一些人事變化，則又不免引發深沈的感慨與感傷。〈跋言〉（《飲膳札記》，頁147）

一道道的料理見證歡聚的美好時光，《飲膳札記》在遊藝於美食的經營烹調外，也是一則一則睹物思人的故事。〈潮洲魚翅〉作者寫魚翅羹由於烹飪製作費神費時，如果不是宴請長輩不常烹煮，作者在邀聚親友聚餐必另留一碗孝敬父親，在品味魚翅濃郁的湯汁時懷念起父親晚年體衰齒落飲食不易的記憶。佛跳牆一佳餚使作者回想起少女時代全家在假日去北投洗溫泉，浴後品嚐阿吉師這道佳餚的美麗時光：「雖然父母已經先後作古，姊妹兄弟也都分散各地，有些甜美的記憶卻是永不褪色，舌上美味之內，實藏有可以回味的許多往事。」（〈佛跳牆〉，《飲膳札記》，頁31）。〈香酥鴨〉於料理過程行文間想起相處23年期間，歐巴桑憨厚的天性與從中學到的處事之道。作者擅長以白描工筆，從食材的精選到烹調的耗時費工以至品嚐的神態，一筆一筆細描娓娓道來讓飲膳歡宴的歡樂重現。

## 六、結語

用心作學問、認真過生活，將對生活情感的真摯融入學問的研究，又將書案中精粹的智慧反餽到生活，遂成就其林文月獨到的人文風采。林文月的散文創作以自然如水的行文筆調，娓娓的翔實記述，讓筆下翹然生動地物、事自然地流露情感思想，沒有激越的哀傷情調及過度黏膩的抒情，在平淡中自有純雅厚度，此美學風度來自其書香世家的大家風範，中文系古典世界的詩情涵養，對日本平安文學的浸染，旅行交遊的開闊視界，與對繪畫的喜愛嗜好。林文月觀察世界來自對人生的深情，其筆下總呈現人性美好的一面，由純善的細緻心情出發來看世界，生命美好雖不免在時光中消蝕，幸而文字永恆。

## 參考資料

### 一、專書

- 林文月，《京都一年》（台北：純文學，1971）  
——，《讀中文系的人》（台北：洪範，1978）  
——，《遙遠》（台北：洪範，1981）  
——，《午後書房》（台北：洪範，1986）  
——，《交談》（台北：九歌，1988）  
——，《作品》（台北：九歌，1993）  
——，《擬古》（台北：洪範，1993）  
——，《飲膳札記》（台北：洪範，1999）  
——，《林文月精選集》（台北：九歌，2002）  
——，《人物速寫》（台北：聯合文學，2004）  
——，《回首》（台北：洪範，2004）  
——，《寫我的書》（台北：聯合文學，2006.08）  
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台北：時報，1999.04.26）  
Mike Crang，王志弘、余佳玲等譯，《文化地理學》（台北：巨流，2004.02）  
亮軒，《從散文解讀人生》（台北：台灣新生報，1994.06）  
郭洪紀，《文化民族主義》（台北：揚智，1997.09）

### 二、論文

#### （一）期刊論文

- 陳昌明，〈淡中藏美麗——讀林文月《午後書房》〉，《文訊雜誌》23期，1986.04。  
陳芳明，〈她自己的書房——林文月的散文書寫〉，《中國時報》，2000.03.20-21。  
陳芳明，〈女性詩人與散文家的現代轉折〉，《聯合文學》19卷4期，2003.02。  
何寄澎，〈真幻之際·物我之間——林文月散文中的生命觀照及胞與情懷〉，《國文天地》3卷1期，1987.06、07。  
張瑞芬，〈「回歸古典」，或「跨越鄉土」？——崛起於七〇年代的兩派女性散文〉，《台灣文學研究學報》2期，2006.04。  
李有成，〈漂泊離散的美學：論《密西西比的馬薩拉》〉，《中外文學》21卷7期，1992.12。  
莊明哲，〈台灣人或中國人：分裂的民族認同？〉，《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期刊》9卷1期，2001.06。  
黃馨慧，〈從後殖民理論觀點中國與台灣之文化認同〉，《政治學學報》4期，2005.02。

(二) 報紙

方瑜，〈飲膳召回往昔的時光〉，《中國時報》，1999.05.20。

陳宛茜，〈林文月「人物速寫」看見自己〉，《聯合報》，2004.04.17。

徐國能，〈樸素的華麗《人物速寫》〉，《聯合報》，2004.05.23。

(三) 研討會論文

蘇子喬，〈「中國人」還是「台灣人」？——悲情城市與香蕉天堂中的國族認同〉，政治大學「文學、藝術與台灣政治」學術研討會論文，2002.05.18。



# To Retrospect the Beauty of Life by Exploring Wen-Yueh Lin's Prose Pieces.

Lin, Yun-Wen \*

## Abstract

The writing style of Wen-Yueh Lin is plain and significant which fully demonstrates her truly delicate observation of the world from the bottom of her mind. She perceives appreciation of life in keen and placid way; therefore, it is easily seen, for us as readers, in her prose pieces that words chosen are simple yet, in fact, they are full of sophisticated affection inside.

This paper chronologically presents Wen-Yueh Lin's adventures of prose writing resulting from dramatic life experiences. The first chapter investigates Wen-Yueh Lin's belief toward prose writing and architecture. The second chapter centers on revealing her perception of life experiences by means of examining her writing subjects. By shifting locations, she associates childhood memory at Chiang-Wan Road in Shanghai with campus life i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he third chapter mainly aims at Wen-Yueh Lin's broader vision because of sympathizing multicultural differences, including China and Japan.

In the last chapter, Wen-Yueh Lin's attitude toward life will be emphasized. Prose deals with diverse life aspects; however, it is greatly possible that a prose writer shows his/her life perception instead of revealing the whole realistic life.

**Keywords: Wen-Yueh Lin, prose, culture identity**

---

\* Lecturer of Ling Tung University General Education.